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7

W140

这不是真的

王大进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7203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这不是真的/王大进著.—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5399-2028-9

I.这... II.王...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8141 号

书 名 这不是真的

著 者 王大进

责任编辑 朱建华

责任校对 杨 梅

责任监制 刘 巍 张莘莘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 万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9-2028-9/I·1914

定 价 1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人，所写下的一切，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不论怎样个别的作家，只要他试图在混沌中建构他独自的认识形态……

——【南非】纳丁·戈迪默

我们比较容易从生活中制造出许许多多书，但是我们从书里却引不出多少生活。

——【奥地利】弗朗茨·卡夫卡

第一章

夜已经很深了，我还在灯下看着校样。

这是我的又一本新书。

是的，我是一位作家。

中年作家。是的，我已经四十一岁了。当然，有些报刊上有时仍然会称我为青年作家。叫青年作家似乎也没人有意见。只是我自己知道，事实上我已经毫无争议地跨入了中年，或者说是壮年？四十岁，是人生的一道坎。一个男人，只要一过了四十，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对这个社会（包括了许许多多的事）的理解，就完全和过去不一样了。

在别人眼里，作家也许会有点与众不同？不，事实上我们与别人在本质上根本没有任何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我们谋生的方式和日常状态的差异。别人每天朝九晚五地去单位里上班，我们只是坐在家写作。别人紧张些，我们散漫些。别人白天工作时间长些，我们则更多地习惯于在夜间工作。

到目前为止，我的状态还不错。需要说明的是，我现在是一个人。

因为我已经离婚了。

对于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来说，结婚是常态，不结婚（离婚）是非常态。然而，对于有些事情来说，并不是说一定要处在常态下才好。有些事情处在非常态下，也挺好。

说起来，我离婚已经有三年多了，可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一切都很自然，并且，慢慢习惯了。与别的那些离婚男人不同，我并不急于马上再次寻找。是的，在我们的身边，经常会有这样的男人——前面刚离不久，后面又紧接着再找女人。急不可耐。你一定看过小狗追着自己的尾巴玩，在原地打圈。一种重复的游戏。类似。从一个女人陷阱中好不容易跳出来，再奋不顾身地投入另一个陷阱。你说这是不是有些疯了？

那样的男人是可笑的。事实上，虽然每个女人存在着不同的个体差异，带给你的快乐各有不同，但是她们可能给你造成的麻烦，却是相同的。因此，我离婚后就一直没有再成家的打算。至少，我不那么迫切。朋友们经常会劝我，成家吧成家吧，再找一个。但我只是笑笑，心想：这是他们的一种阴谋。其实他们非常妒忌我现在的这种状况——自由。

朋友们当然也或多或少地知道，离婚之后我并没有过着清教徒的生活。相反，我的身边不缺女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整个社会风气变了，男女间的交往越来越自由。我为人不差，一些女人颇为喜欢我。我想：她们除了喜欢我的这种自由的单身状况外，自然也喜欢我的成就，满足了她们一小点点虚荣。

当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文学已经充分地边缘化了。作家在这个社会里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也挺好的，其实。

我们都不过是一群平庸的人物而已。

校样是整洁的，我一字字地看过去。没有明显问题的，我尽

量不作变动。出版社的编辑再三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校了，能不动的最好别动。他们害怕到最后关头了，作者再做任何改动。

灯光白炽。白纸，黑字。眼睛有些酸涩起来。

电话突然响起来。

“还没睡？”

是徐茜。

“没呢，在看校样。”我说。

她笑起来，说：“我以为你已经睡了昵，正在后悔给你打了呢，你倒接了。”

我说：“你的电话我随时欢迎的，正想你呢。”

“少来了，”她说，“尽骗我！”

我也笑起来，说：“没骗，真的。”

她在电话里哼了一声，说：“谁知道你。”

我不想和她争，便问：“有什么事？”

她说：“访谈做好了，挺不错的。明天播，七点二十，你到时注意看吧。”

我说：“行。”

徐茜说她想“炒”我。

我和徐茜认识已经有好几年了，我们是那种所谓的男女朋友。应该说，我们的关系还算比较“纯洁”，我所谓的“纯洁”当然是指我们没有那种世俗的目的，至少她对我是这样。她对我没有任何别的要求。她不是在“傍”。我们只是互相喜欢，然后才在一起的。她应该算是我的一位红颜知己。

徐茜在电视台工作。

徐茜经常对我说要和电视媒体合作。她给我举了很多例子，说谁谁因为经常上电视，就成了名人，谁谁经常上电视，在大学里就成了名教授。她的意思是：如果我拒绝上电视，那么我就

不可能成为一位名作家。在她的台里，经常有人为了上镜问题发生矛盾。

我上电视不多。我的原则是，尽量减少到那个媒介上去露脸。但有时候真的是身不由己。一切都在变化。徐茜对我说：“你要适应这种变化。”她说的变化就是一个作家必须去和电视这种媒介合作。“并不是人人都有这种机会，”她说，“电视的作用非常强大。你必须承认它的作用。”身为电视媒体的从业人员，她很为自己的身份骄傲。感谢电视这种形式，使他们有了很好的薪水和福利，以及扬名露脸的机会。

我也嘲笑过她这种认识的肤浅，但我也知道她这样完全是为我好。我们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那种关系。也正因为我们有那样良好的关系，所以我后来也就答应时不时为她做一档节目。虽然，我心里并不喜欢。

徐茜在台里是文艺节目的主持人，年轻漂亮，走到哪儿都会有注视的目光。没有结婚前，她简直就是一位公主。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就是说，我们的公主下嫁了。她是去年结的婚。我也参加了那个婚礼。谁也说不清为什么，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就去了深圳。我有时真为他们的婚姻关系感到担心，她却一点也不在乎。她甚至认为她丈夫的选择是非常壮志豪情的。那小伙子有点野心勃勃。

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青年男性。

但徐茜喜欢。

当然，那个小伙子有理由野心勃勃。他的家境良好，父亲是省里的一位厅级干部。从小学到大学，一路上一帆风顺。

徐茜对自己的婚姻有足够的自信。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的肉体关系却是发生在她结婚的前一年。那时候他们已经确定了关系。那个晚上她到我住处去借书，她一边聊着她的男朋友，一边

坐在床上看着我。我当时的确迷惑了。她漂亮极了。我忍不住说：“徐茜你要是没有男朋友我一定追你。”她笑了起来，说：“你不敢！”我当时心跳得厉害极了。她坐在那里就像是一个仙女。我说：“我控制不住自己，要犯错误了。”一边说一边就关了灯。在黑暗里，我听到了她在哧哧地笑。

我和徐茜最早认识是在一次晚会上，别人向她介绍说我还是一位“著名”作家。她当时对文学还比较感兴趣，对作家也还有新鲜感。换在今天也许我们就不会认识了。她说她这些年几乎再也不看任何一本文学书籍了。作家们对文学的市场越来越失望，而读者们好像对文学也越来越失望。没有什么书能打动读者了。我后来就问她，“那你的读书节目怎么做？”她笑笑，说：“随便翻一下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认真的。”我知道，她所说的不需要认真是指不需要认真阅读。尽管她对文学已经没有了兴趣，但是，我每出一本新书，必定会送她一本。这是对她的尊重。我也知道，她回到家里以后，肯定是往书架里一插，然后就再也不会去翻它了。

我现在的这本新书，也就是《掘金时代》，在报纸上连载时，我打电话给她，让她看一看。她答应了。但我知道，她是不可能去看的。她们这些人，怎么可能会去看小说呢？她们没有时间。直到小说连载结束，我也没有听到她关于这部小说的一点意见。大概是在两个星期前，她突然打电话给我，问：“你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个人？”我想她指的是小说的主人公——牛德衡。这当然是一两句话说不清的，但我还是认真想了一下，然后说：“比较有性格，这个人物有他的代表性啊。”她在电话那边笑起来，说：“陈旧的理论。”不过她又接着说：“什么时候你到台里来谈谈吧，做一档节目。”我笑起来，说：“不要。你不是把我架到火上去吗？”她在电话那边从鼻腔里哼了一声，做撒娇状，说：“不

行，你一定要来谈。我做的节目你不支持谁支持啊？我就是要把你架到火上去烤。烤熟了，还要吃你的肉。”我说：“我不成了烧鸡了吗？”她笑起来，说：“不，是烤鸭。”

我以为这样一说就过去了。谁想，一个星期前，她再次打电话给我，真的要我到台里去，上电视，谈谈为什么要写牛德衡这样一个的人物形象作为全书的主人公。我推不过，只好答应了，但对她来说，我是能谈到什么程度就谈到什么程度，可能会让她失望。她笑笑，说：只要你来了就行。

关于牛德衡这个人，在我原来的构思里，他只是一个不幸的混闲人物，像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到处都是。可是我写着写着就改变了主意，终于写成了现在的样子，成了一个大人物。事实证明我这样的改变是对的。它符合人们的心理期待。

小说在本省报纸上连载后不久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我家的门。我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一个是农民工模样的人。

我用警惕的眼神打量着他。

他是谁？

他立即感到非常的局促。

“你找谁？”我问。我这样问的时候还是半开着门，身体一动不动。他能感觉得出我一点也没有把他让进来的意思。

“你……你是叫 W……W 作家？”他的表达立即开始结巴起来。看那样子，他有点不知说什么好。在他的结巴下，我的目光开始变得柔和起来。我想他可能是收废报纸或是什么的。“我是你的一个读者。”他说。

这让我感到一种惊讶。是的，这年头像这样热心的读者已经很少了。他可能看了我的什么文章，居然还能找到我的门上，这不能不让我吃惊。这年头，农民们缺乏收入，工人们普遍下岗，谁还关心文学？

“我是从报社里打听来的。”他说。我听得明白，他说的是我的住址。“你进来说。”我说。一边说，一边把他让进了屋。同时，我心里在想：报社怎么能随便把我的地址给人呢？

“我说我是你的一个亲戚，他们这才肯告诉我你的地址。”他嘿嘿地笑着说。

我笑了一下，原谅了他这样的一个借口。一个文学老农，挺不容易的。

我把他带到了书房里，让他在沙发上坐下。他变得相当的忐忑。我给他倒来一杯水的时候，他的眼睛正在屋里四处地打量。——这是一个让他感到非常陌生的环境。两面墙上巨大的书橱让他有一种压迫感。我在他的对面坐下，看着他。“你是哪里人？”我问。

“屯南。”他说。

我明白了，那是我们这个城市周边的一个小县，事实上它的行政区属已是外省。“屯南什么地方？”我又问。“马桥。”他说。我知道了，马桥是一个乡，在北阴山里面。一个非常贫困的地方。大概十年前我去过那里，村里好几岁大的孩子还光着屁股。再看他，一身的蓝布衣服，膝盖和臂弯处都打了补丁，脚上一双破旧的解放鞋已经破得连鞋帮都快掉了。看不出他的年纪，也许已经有六十岁了。头发乱蓬蓬的，全是灰。看来已经有许久没有洗头了。他的眼角全是一道道深刻的鱼尾纹。脸色黧黑。如果他坐在那里不动，看起来就像一截干枯的木头。只有他笑起来的时候，你才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活人。更让你感到惊讶的是，他笑起来的时候，居然有一种不好意思的羞涩。

“你写的那个牛经理现在他在哪里？”坐了一会儿后，他突然这样问我。

“这不是真的，”我说，“小说是编出来的。根本就没有牛经

理这个人。”

他听了，笑起来。笑起来，那种神情有些狡猾，也许他觉得我在故意搪塞他。“总是有点影子的，”他说，“我知道你们作家。”他喝完了水，这时把腿像两脚圆规一样地伸开来。——开始时他一直把腿缩在沙发边上。“你把他写成牛德衡。我知道你是故意的。他的真名叫刘德衡。真的，我们村里人全这样叫。”

我从沙发上直起了身子，这是哪对哪的事呀？

“岁数也不对。噢，你小说里面没有写到他的年龄。他今年……应该是四十三，属马，比我小四岁。”他说。——想不到他才四十七岁，看他那苍老的样子，我都以为他有六十了呢。他看着我，继续说，“他小时候就能说会道。那张嘴，能把死人说活了。谁都相信他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他的父母都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他顿了一顿，在我点头表示赞同后才继续说下去——“一般的父母也不会给孩子起那样的名字。他人聪明，可他也只读到高小就不再读了。他好像也并不怎么喜欢读书。读书是一件苦事。”

“他当过小学老师。是代课老师。代了有好几年，但是一直也没有转成公办，连民办都没有。后来他就回到了村里，当会计。先是记工员，然后才是会计。会计也干了没几年，然后就不干了。他干会计不行，账目老是不清楚。”他说。

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这样的人物倒真的和我小说写的牛经理开始时的出身是相衬，也许我应该重新修改这一部分？如果这样，人物形象一定会更加鲜明生动些。

这位刘德衡同志的同乡农民，这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摊开来一看，正是连载中的第一部分。

事实上，第一部分是我最不满意的地方，也是我改得最多的

地方。现在，三校了，我也仍然想动。

当然，只是想想罢了。笔都落下了，又抬了起来……

夜很深了。

夜，就像大海，漫漫无边。而我，现在就有些像大海中的一条小船，一点点地往下沉。困倦得很。是的，困倦就像半夜的潮水，一点点地涨上来。不经意间，浸漫到你的脚踝，小腿，大腿，一点点地往上漫，直到把你完全地淹没。

夜，如此地静，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

不是吗？

第二章

我睡着了。

做梦了。

又梦到了那天的事情，梦到了那个农民工。

“你写得很好，”那个农民工说，“但想不到你把他开始时写得那样惨。他离开我们村里好些年了。你怎么没有写他怎么进城的？”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你看看，你看看，你小说一开始就直接写他如何的倒霉。”他边说，边凑近了我。小心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报纸，让我看那小说连载部分。

——牛经理回到他所在的羊皮巷的住所时，一屁股就瘫到了那张破旧的沙发上。屋里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霉味。他出去已经有二十多天了。这个只有十多平方的小屋，既是他的宿舍，也是他所办的公司的办公地。当然，所谓的公司，也就只有他一个人，典型的光杆司令。

他躺在那里，半天也不想起来。他真的是累极了。这一趟下乡，他一无所获。如果他再搞不来一点钱，也许他就要从这里滚出去。房东在半年前就已经向他讨要房租了。

房东老太太已经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了，可是她算计起钱来一点也不糊涂。这让牛得衡总经理恨得牙痒痒的。身为一个总经理，竟然落到如此田地，真是可笑。想到这里，他也不由得笑了起来。什么他妈的总经理，这年头反正也没有什么真话，印在名片上唬人呗。没有谁是真正的总经理，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择手段地捞钱。有一个总经理的头衔，别人才会信任你，办事才好办。其实也别管别人是不是信任你，这年头，在商海里的人，心里都是一本明账，谁真谁假，但至少是自己面子上有光，好看。自己骗自己，也算是一种心理治疗。难道那次他在公共汽车上，不是把那帮乡下佬吓得一怔一怔的？

村里没有人信任他会欠下一屁股的债。所有的人都相信他发了。七年前，村里人就相信他发了。他没有理由不发。他是那个乡里出来的最聪明的人。他做过教师，做过一个小小校办厂的供销员。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他能说会道，精于算计。如果他这样的人不发，还有谁能发？但现实是无情的，他大大小小做了无数的生意，每次开始时都是一片美好的前景，可结果却是一败涂地，亏得一无是处。他甚至把过去的积蓄也都赔了进去。五年前他的老婆带着孩子和他离了婚，只落得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倒也好，他想，这样清静。可是，离婚的这五年来，他一次也没有付过抚养费。他已经穷得快要光屁股了，他再也付不起多余的一分钱。这一年多来，他东奔西走，到处寻找着商机。饱一顿饥一顿，那种窘迫，就不用说了。

不过，他也发过。现在，他只能在梦里重温那种甜蜜了。那一年，他一下子挣了十六七万。那是公元1991年啊，一下子就

是十几万，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也不止啊。他都快乐疯了。在海南，他当时感觉整个人都快飘起来了。他当时想：我翻身了。我要创下一番大事业了。我要成为李嘉诚、包玉刚、邵逸夫一样的人物了。帝王将相，宁有种乎？

全国上下，一片经商的热潮。“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打麻将”，虽然夸张，但真是说中了核心和要害啊。改革开放了，形势一片大好。中国人真的是穷怕了，一旦有了机会，纷纷下海。牛德衡当然记得，过去因为家里穷，他们家有十多口人，三顿饭都吃不饱，他父亲为了能活命，偷偷贩过一次大豆，结果被抓了起来，以“投机倒把”罪坐了三年的牢。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他怎么能放过？许多人都下海了，机关干部、大学教师、报社记者，他们可都是精英哪！

“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整个八十年代，到处流传着类似这样的格言。在貌似贬斥金钱的同时，却充分肯定金钱的作用。钱，就是一个好东西。它就是真理！如果说开始人们还有些麻木，但在看着最初的那些社会闲散人员依靠小摊小贩就能腰包鼓起来之后，心理失衡了。许多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里找不到了自己的位置。精英的价值顷刻间就失去了。南方一开放，结果涌往南方的人流就像潮水一样，淘金，淘金……

牛德衡就是那个时候到海南去的。当他渡过琼州海峡，踏上那片土地的时候，一时有点不知所措。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不但有像他这样的教师，甚至硕士、博士都有。饥饿的肚子，饥饿的眼神。眼神里透出的那种饥饿远比肚皮的饥饿要强烈十倍。

南国的阳光让他有些晕眩。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小公司。走在大街上，你刚想开口问对面走过来的人，他已经先张开了

嘴，“兄弟，有机会吗？”没有机会。可是，另一方面，谁谁发财暴富的消息，简直铺天盖地。于是，每个人都咬着牙在那里坚持着。为了生存，牛德衡从最简单的工作做起，送货、推销汽车轮胎、经销机油，很多公司付不出钱来，你找上门去，他就让你推销，按照实绩计酬，事先你还得自己垫上一笔保证金。可是，你知道整个海南有多少人在推销吗？

不计其数。

他在海南不到两个月，就把身上带去的钱花得一千二净。如果不是他从一开始就相当节俭，几乎就到了吝啬的程度，也许不过二十天就用完了。走投无路之时，他给妻子打电话，请她再给他寄点钱。可她在电话里冷冰冰地说：“我没有钱！”她是一直反对他辞职的。她认为他落到如今这个地步，完全是他咎由自取。

在最后的时刻，他差不多已经绝望了。他给他所认识的每个亲属和每个熟人打电话，请他们支持，但都受到冷遇或婉拒。结果都是一样，对方的态度已经不重要了。那时候他甚至想：只要谁肯借他钱，哪怕打他一顿也是好的。可是，这也只是一种奢望。一个晚上，他坐在海口市五一路的天桥上，看着那些来来往往的人流，他想到了要打道回府。现实是严酷的，你要想赤手空拳在海南打天下，是比登天还难。想想这几年在海南发起来的那些人，都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致富的。有些人干脆只是倒卖政府的红头批文，就能几百万几百万地赚。这就是“官倒”。那些来自北京或其他什么地方的高级干部子弟们，坐着飞机从海口进进出出，把能赚的钱都赚走了，而一般人却还在继续天真地做着发财的美梦。

“老兄，看你也是从外地来的？”有人说。这时，牛德衡才发现自己的身边坐了一个人。看那人的样子，也是来这里淘金的。